

焦氏筆乘
正續

一



焦氏筆乘

正續

二



焦氏筆乘

正續

三



焦氏筆乘
正續

四



夏氏家譜

卷一



焦氏筆乘正續

一

焦竑輯

中華書局

焦氏筆乘
正續

二

焦竑輯
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焦氏筆乘
正續

三

焦竑輯

焦氏筆乘
正續

四

焦竑輯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焦氏筆乘 正續 四冊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一七〇一八·一五一

焦氏筆乘卷一

仲脩勸讀論語

秣陵焦竑弱侯輯

李彥平曰。宣和庚子。某入辟雍。同舍趙孝孫仲脩。伊川先生高弟。趙顏子之子也。於某有十年之長。辛丑春。同試南宮。仲脩中選。而某被黜。仲脩勉之曰。公盛年。一跌何傷。姑歸讀書可也。某意不懌。趙曰。公頗讀論語否。卽應之曰。三尺之童。皆讀此。何必某。仲脩笑曰。公旣知讀此。且道學而時習之。以何者爲學。某茫然不知所對。仲脩徐曰。所謂學者。非記問誦說之謂。非絺章繪句之謂。所以學聖人也。旣欲學聖人。自無作輟。出入起居之時學也。飲食游觀之時學也。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。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。顛沛必於是。立則見其參於前。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。方可以學聖人。某聞其言。頓若有悟。請益曰。爲學之道。敬聞命矣。敢問事業何如。仲脩曰。事業正自爲學中來。只如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。便用之不盡。彥平曰。願聞之。仲脩曰。敬事而信。節用而愛人。使民以時是也。彥平佩服其言。每曰。吾平生操心行己。立朝事君。皆趙君之言。有以發之。

屢空

學至聖人。則一物不留。胸次常虛。故夫子曰。空空如也。此天命之本體也。回未至此。亦庶幾乎屢空矣。賜也於天命之本然。不順受之。而以多聞多見爲學。非貨殖而何。然意料所及。於此道時有中焉。但終非真。

悟耳。此夫子稱回以勵賜也。

不改其樂

談苑醒醐云。有問予顏子不改其樂。所樂者何事。予曰。且問子。人不堪其憂。所憂者何事。知世人之所憂。則知顏子之所樂矣。傳云。古有居巖穴而神不遺。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。此我輩文字禪。不須更下一轉語也。

聞一知十

顏子之學。求之屢空。而子貢以多學而識失之。夫子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欲其自反也。乃曰。回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猶然憤憤耳。故夫子曰。弗如也。言其真不如顏子。非許之也。象山先生曾論此。有吳君曰。爲是尙嫌少在。先生甚喜之。今味其言。可謂妙得聖人之旨矣。

有若無

薛子緒言云。萬物皆自無而有。無其根也。能無者謂之歸根。無聲無臭。歸根之學也。論語曰。有若無。若之一言。猶隔影響。顏子所以未至於聖人。

申根

論語。申根。鄭元云。卽申續。史記。申棠。字周。家語。申續。字周。史記以棠爲黨。家語以續爲續。傳寫之譌也。後漢王政碑。有羔羊之潔。無申棠之欲。亦以根爲棠。則申根申棠一人爾。開元封申黨召陵伯。又封申根魯。

伯宋祥符封根文登侯。又封黨淄川侯。並列從祀。失於詳攷。論語釋文也。

李士龍曰。棠字。非音棠。棣之棠。蓋與根卽一字而兩書耳。觀古字。瞠亦作矇。椽亦作櫟。鎗亦作錄。六字並音鎗。皆諧聲字也。振亦音根。本作穀。亦諧聲字。可見棠亦音根。史記有申黨。無申棠。信謬也。

騶虞

詩吁嗟乎騶虞。說者因前篇麟趾爲闕雉之應。故誤以騶虞爲獸。因擬之爲鵠巢之應。或以爲不殺。或以爲義獸。白虎黑文。不食生物。今攷周禮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。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。樂以騶虞九節五正。禮記射義亦云。天子以騶虞爲節樂。備官也。則騶虞蓋指此詩。而謂之備官。則非獸明矣。說文。騶。廐也。月令。天子教於田獵。以習五戎。班馬政。命僕及七騶咸駕。註謂。僕。戎僕也。此卽周禮掌佐車之政。設驅逆之車。令獲者植旌。乃獻比禽者是也。又云。天子馬有六種。各一騶主之。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。卽周禮辨六馬之屬。六繫爲廐。廐一僕夫。六廐成校。校有左右者是也。左傳。晉悼公初立。使程鄭爲乘馬御。六騶屬焉。使訓羣騶知禮。則騶爲掌廐之官無疑矣。舜典。咨汝益。作朕虞。周禮。山虞掌山林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。植虞旗于中。致禽而珥焉。澤虞掌國澤之政。若大田獵。則萊澤野及弊田。植虞旗以屬禽者是也。則虞爲掌山澤之官無疑矣。此詩蓋南國遵文王之化。而德及庶類。故其諸侯當春田之際。見葭蓬之盛。則知草木裕。見羆豸之多。則知禽獸若。以爲非虞人能厲山澤之禁。則物性何以能遂。非騶人不失馳驅之法。則物類必至過傷。因歎美而歸功於二官焉。夫二官脩職。而能獲斯效。謂非由於文

王之化行乎。此所以爲鵠巢之應也。賈誼曰。騶者。天子之囿也。虞者。囿之司獸者也。知虞爲司獸之官。而不知騶爲司車之官。亦可謂明於此而暗於彼矣。

尙書古文

國子學正梅鷟曰。尙書惟今文四十二篇。傳自伏生口誦者。爲真古文。十六篇出孔壁中者。盡漢儒僞作。大抵依約諸經論孟中語。併竊其字句而緣飾之。其補舜典二十八字。則竊易中文明。詩中溫恭允塞等字成文。其作大禹謨后克艱厥后。臣克艱厥臣等句。則竊論語爲君難。爲臣不易成文。惟精惟一。允執厥中等句。則竊論語允執厥中等語成文。征苗誓師贊禹還師等。原無此事。舜分北三苗。與竄三苗于三危。已無煩師旅。僞作者徒見舜典有此文。遂模倣爲誓召還兵有苗格諸語。益稷廣歌。亦竊孟子手足腹心等句成文。其外五子之歌。竊孟子忸怩之語。泰誓三篇。取語孟百姓有過。在予一人。若崩厥角稽首之文。其外允征。仲虺之誥。湯誥。伊訓。太甲。咸有一德。說命。武成諸篇。文多淺陋。必非商周之作。相傳共王壞孔子宅。欲以爲宮而得之。不知竹簡漆書。豈能支數百年之久。壁間絲竹八音。是何人作。乃獻書者之飾辭也。梅作有成書。今藏余家。異日當板行之。

納言

舜命龍曰。朕暨讒說殄行。震驚朕師。命汝作納言。夙夜出納朕命。命禹曰。予欲出納五言。汝聽。易大傳曰。理財正辭。正辭。亦納言之謂。此治教之急務。蓋五方之民。風俗議論。容有不同。如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。

閔子馬曰。周其亂乎。夫必多有是說。而後及其大人。此等議論。豈可不納之於上。而出命以正之也。周衰。異端並作。魯少正卯。行僻而堅。言僞而辯。孔子誅之。以邪說之足以亂人心也。古者一道德以同俗。執左道者有誅。周官糾萬民之德。正其行。巡問而觀察之。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。布而訓之。以觀新物。古帝王設官分職。奉天命。子兆民。其詳如此。叔世官廢而不脩。故異說興而莫之止。孔子條爲政之急務。曰脩廢官。此其一乎。

周易舉正

唐司戶參軍郭京。作周易舉正三卷。云曾得王輔嗣。韓康伯手寫真本。比校今世流行本。或將經作注。用注作經。小象中間。以下句反居其上。爻詞注內。移後義卻處於前。兼有脫遺謬誤者。並依定本。舉正其訛。凡一百三節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。載於此。坤初六。履霜。堅冰至。象曰。履霜。陰始凝也。馴致其道。至堅冰也。今本於象文霜字下。誤增堅冰二字。屯六三。象曰。卽鹿無虞。何以從禽也。今本脫何字。師六五。田有禽。利執之無咎。之字誤作言。比九五。象曰。失前禽。舍逆取順也。今誤倒其句。賁亨。不利有攸往。今不字誤作小字。剛柔交錯。天文也。文明以止。人文也。注云。剛柔交錯。而文成焉。天之文也。今脫剛柔交錯四字。坎卦。習坎。上脫坎字。姤九四。包失漁。注云。有其漁。故失之也。今誤作無魚。蹇九三。往蹇來正。今作來反。困初六。象曰。入於幽谷。不明也。今谷字下多幽字。鼎象。聖人亨以饗上帝。以養聖賢。今多而大亨三字。震象曰。不喪匕鬯。可以守宗廟社稷。以爲祭主也。今脫不喪匕鬯一句。漸象曰。君子以居賢德。善風俗。今本脫風

字豐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。今脫志字。中孚象豚魚吉信及也。今及字下多豚魚二字。小過象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。今脫可字。而事字下誤增吉字。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。今作已上。既濟象曰既濟享小小者亨也。今脫一小字。繫詞二多譽。四多懼。注云懼近也。今誤以近也字爲正文。雜卦蒙稚而著。今稚誤作雜字。此書世罕見。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用之。

開塞書

商君傳讀鞅開塞書。謂與其行事相類。卒受惡名。有以也。案隱曰。開謂刑嚴峻。則政化開。塞謂布恩惠。則政化塞。司馬貞蓋未見鞅書。臆爲之說耳。開塞乃其第七篇。謂道塞久矣。今欲開之。必刑九而賞一。刑用於將過。則大邪不生。賞施於告姦。則細過不失。大邪不生。細過不失。則國治矣。由此觀之。鞅之術無他。特告訐而已。故其治不告姦者。與降敵同罰。告姦者與殺敵同賞。此秦俗所以日壞。至於父子相夷。而鞅亦不能自脫也。又云。使商無得糴。農無得糴。農無糴。則寇憎之。農勉。商無糴。則多歲不與樂。夫積而不糴。不耕者誠困矣。力田者亦何利哉。鞅大都以誘耕督戰爲本。不自知其敝耳。

子夏易說

易鳴鶴在陰。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。吾與爾靡之。相觀而善之謂靡。鳴鶴以相和成聲。好爵以相摩成德。子夏易說如此。今本作靡。靡牛纏也。取繫戀之義。然不如靡厲之說爲長。以韻讀之又叶也。或作靡。靡。劇與靡通。漢賈山傳。自下劇上。注音靡厲也。剗切之也。與易爻摩義合。

飛遯

遯卦肥遯無不利。肥字古作𦰩，與古蜚字相似。後世因譌爲肥字。九師道訓云：遯而能飛，吉孰大焉。張平子思元賦云：欲飛遁以保名。曹子建七啓云：飛遁離俗。金陵攝山碑：緬懷飛遁，皆可證。

家食

不家食吉。養賢也。非使賢者盡祿於公室，而不食於其家也。人君能養一賢，則天下之民皆得以耕食而醵飲，仰事而俯育，不必家至而食之也。若欲家至而食之，殆齊威公遺老人食之類矣。

不事王侯

蠱之五爻，皆言幹父之蠱。至上九，則曰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。象曰：不事王侯，志可則也。後人往往引四皓子陵解此一爻，誤矣。出則事公卿，入則事父兄，不事王侯，此案隱行怪之所爲。聖人不取也。禮曰：八十者一子不從政。九十者其家不從政。上九處卦之終，當父母耄期之日，不出從政，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，非惡干祿而然。蓋知尊尙孝德者也。曾子居魯，齊欲聘以爲卿。曾子曰：居，父母老，不忍遠親以爲人役，斯人也。其百世之師歟。故曰：志可則也。

希夷易說

象卦示人，本無文字，使人消息吉凶。嘿會，希夷先生曰：羲皇始畫八卦，重爲六十四，不立文字，使天下之人嘿觀其象而已。如其象則吉凶應，違其象則吉凶反。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。易道不行，乃有周孔。周孔